

*The Borrowers' Gift*

# 借东西的小人 在高空

[英国] 玛丽·诺顿 著 熊裕 译

*The Borrowers' Gift*



# 借东西的小人 在 高 处



[英国] 玛丽·诺顿 著 熊 裕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借东西的小人在高处 / (英) 玛丽·诺顿 (Mary Norton) 著; 熊裕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1

书名原文: *The Borrowers Aloft*

ISBN 978-7-5447-7153-5

I. ①借… II. ①玛… ②熊… III. ①童话 - 英国 - 现代  
IV. ①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4061 号

*The Borrowers Aloft* by Mary Norton

Copyright © 1961 by The Estate of Mary Nort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3-414 号

© for the illustrations by Emilia Dziubak 2015

借东西的小人在高处 [英国] 玛丽·诺顿 / 著 熊裕 / 译

责任编辑 彭 波  
装帧设计 周伟伟  
校 对 叶显艳  
责任印制 颜 亮

原文出版 Puffin, 199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毫米 × 880 毫米 1/16  
印 张 13.75  
插 页 4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153-5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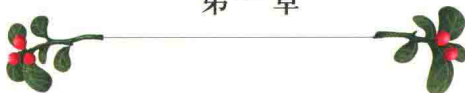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19
第四章	26
第五章	32
第六章	45
第七章	54
第八章	62
第九章	70

第十章	81
第十一章	90
第十二章	97
第十三章	103
第十四章	109
第十五章	112
第十六章	121
第十七章	123
第十八章	132
第十九章	140
第二十章	145
第二十一章	155
第二十二章	164
第二十三章	177
第二十四章	188
第二十五章	199



## 第一章



一个地方同时有两个模型村庄，而且还离得那么近，这令有些人感到奇怪。（事实上，还有第三座，但那个模型村庄没有人去看过，我们也没必要提，因为它并没有存在多久。）

其中一个模型村庄在弗德汉，叫小弗德汉，属于珀特先生；另一个在汶特-莱-克莱耶，叫巴利霍根，属于普拉特先生；第三座（鲜为人知）位于魁尔特恩德，由鞋盒子搭建而成，属于一个叫艾格尼丝·默希·弗斯特的小姑娘，它没有名字。

起头的人是珀特先生，他出于自娱，怀着愉快的心情悄悄建起了模

型村庄；接着是讲究实际的普拉特先生，他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模仿起了珀特先生。

珀特先生是个铁路工人，在铁路上失去了一条腿。那是一个黄昏，在一条僻静的铁路线上——不是因为粗心，而是因为他在救一只獾。珀特先生一直都很担心那些小家伙：那条孤零零的轨道从林中穿过，天色昏暗时獾们总会溜出来，在枕木间嗅来嗅去。对它们来说，一年之中只有固定时段是危险的，那就是黄昏时分（它们喜欢出来活动的时候）从哈特驶来的末班车经过这里的时候。火车过去之后，夜色降临，这里恢复平静；狐狸和兔子们可以安全地穿过铁轨，夜莺们常在林中歌唱。

在铁路刚刚兴起的那段日子里，珀特先生那座小小的、孤零零的信号塔算得上是个温暖的家。那里有他的水壶、油灯、铺着绒桌布的桌子和一把铁路上用的弹簧坏了的扶手椅。他还有一把圆锯、一些收集起来的邮票和一本快被翻烂了的《圣经》（他有时候会大声地读上一段），可以用来消磨两趟车之间的漫长时间。珀特先生是个好人，非常和蔼。他爱那些和他做伴的小家伙们，就像爱他的火车一样。他用圆锯为铁路慈善基金会做了一些募款箱。那些箱子形状就像小房子，是用旧雪茄盒做

的，每一个看上去都不一样。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天，珀特先生都会骑着自行车在村子里转上一圈，带着起子和一个黑色的小袋子。他用起子打开每户人家和旅馆前的“小房子”的屋顶，把里面的东西数一数并装进小袋子里。有时候发现里面是空的(这种情况不多)，他就会边骑车边难过地咕哝一句：“狐狸又来偷蛋了。”

偶尔，坐在信号塔里，珀特先生会画一些很小但很细致的画。他画过两幅教堂的，三幅牧师住所的，两幅邮局的，三幅铁匠店的和一幅他自己的信号塔的。他把这些画当作奖品挂在他收集基金最多的“小房子”上。

在我们说过的那个晚上，那只獾咬了珀特先生——这下麻烦来了。这一咬使他失去了平衡，片刻耽搁之后，火车的轮子便碾过了他的腿。珀特先生没有看到那只獾留下的齿痕，因为它咬的那条腿就是他们锯掉的那条。那只獾倒是安然无恙地逃脱了。

铁路慈善基金会的人非常慷慨。他们一次性给了他一小笔抚恤金，并在村子附近给他找了一所房子，房子旁边有一条小溪，溪边长着三棵高大的白杨树。就是在这儿，在他院子里的小土坡上，他建起了自己



的铁路。

他先是买了一套二手的模型火车。他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了广告，说装上电池它们就能跑起来。因为小屋里没有足够的空间，于是他把铁路铺在花园里。铁轨是在铁匠的帮助下做出来的，但枕木他自己就能搞定：把木头按比例切割好，牢牢地固定，就像以前他摆弄那些大家伙一样。所有的枕木都固定好之后，再刷上一层柏油，这样，阳光强烈的时候，它们就会散发出好闻的味道。那时，珀特先生就会坐在硬邦邦的地上，将自己的木头腿直直地伸在面前，闭着眼睛，尽情地享受那熟悉的味道。那是一种愉快而奇妙的感觉——但是还少了点什么。烟雾，还少了一些烟雾！没错，很有必要弄些烟雾出来——不仅是那种气味，而且要有那种景象。后来，在海比奇的孟奇思小姐的帮助下，他找到了解决办法。

做信号塔模型的时候，他用了结实的砖。它和他原来的信号塔一模一样，木楼梯，以及其他一切。他在窗户里安上真的玻璃，可开可关。（他那时才意识到，自己将所有从上司手里得到的雪茄盒的铰链留着并不是毫无用处的。）砖块他是用倒塌的猪栏的红砖做的；他把那些砖捣成粉末，和水泥和在一起，然后将它们的混合物倒进一个有十字格的模子里。

他把模子放在一个很大的锡制茶托盘上。那个模子是用女人束胸上的旧铁条做的——上面有很多长方形的小方格，是铁匠帮他焊的。有了这个东西，珀特先生一次可以做出五百块砖。有时候，他会掺进一些赭石粉末或一滴胭脂红，改变一下砖块的颜色。他用真正的石板给他的小信号塔做屋顶，这些石板也是从倒塌的猪栏那儿拿来的， he 把它们按比例切成了整齐的小块。

在盖上屋顶之前，他拿了一块建筑工人用的灰泥，在僵直的老手中揉搓了一阵，搓出四个小香肠似的长条做胳膊和腿，一截稍微粗一点、短一点的做身子。接着他又揉了一个像鸡蛋似的圆团做脑袋，把一端弄平一点粘在肩膀上。然后他这里压一压，那里摁一摁，捏出大概形状，用指甲尖刮掉多的一点点。

但结果还是无法让人满意，即便以偶人的标准也不够好——更何况是做自己的塑像呢。为了让小人更像他自己，珀特先生把它的一条腿从膝盖处截去，插进了一小截火柴棍。等灰泥硬了以后，他又给小人画上了一套铁路工人穿的漂亮的蓝制服，涂上红润的脸庞，再把一种叫“老头的胡须”的爬蔓植物灰色的须粘在上面做头发。他把它放进信号塔

里，在那里它看上去像得多了——那样一动不动地僵直站在那里，眼睛瞪着窗外，看上去真是怪吓人的。

这座小信号塔看上去和真的一模一样——外面用风干的木材做成的楼梯，石板上覆生着的黄色苔藓，风化的砖墙和它们那自然融合的颜色，微微开着的窗户，以及不时发出的模拟信号声。

村里的孩子们很是扰人。他们常常敲响他的前门，要求看他的铁路。珀特先生一旦在硬实的地上舒适地坐下来，把木头腿伸在面前，要迅速站起来就很不容易。但是，耐心的他还是会支撑着起来，蹒跚地走过去开门，让他的拜访者们进来。他谦恭地迎接他们，领他们穿过走道和厨房，走进花园。那样一来，他宝贵的建造时间就在与孩子们的一问一答和通常的惊叹中流逝了。有时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水泥会不知不觉地干掉，再不就是烙铁会冷掉。于是后来他就规定孩子们只能在周末的时候来，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他会把门开着。他在厨房的桌子上放了一个小小的收款箱，要求大人们——现在他们也来看了——每人交一便士的参观费：这笔钱也是他为铁路慈善委员会募集的款项的一部分。孩子们是可以免费参观的。



车站建成后，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收到的参观费也开始多了起来。这个小车站是对弗德汉车站的完全模仿，所以他就叫它小弗德汉。他用白色的小石子在一片长满青苔的斜坡上嵌出了这几个字。在给车站封顶之前，他又把里面修饰了一番，在候车室里放上几把黑色的硬长椅，给站长办公室开了一个小小的售票窗口，摆上一张高高的小木桌。铁匠（一个叫亨利的年轻人，他现在对这件事也很感兴趣）还帮他用黑色的熟铁做了一个壁炉。他们试着在里面烧了一些干苔藓和松针，烟从烟囱里冒了出来。

不过，房顶一盖上，里面的这些细节就都看不到了。人从外面没法看到里面，除非趴下来，从窗户那儿往里面瞧，而一旦站台建好，就连这也都不可能了。珀特先生用刻有精美图案的木头给站台的顶棚做了边。附近还有牛棚、挤牛奶的大盖桶，以及那种加了油就能点着的老式站台灯。

珀特先生苛求细节，不愿退而求其次，车站的建设花了他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然后他开始着手做村庄的模型。

## 第二章



珀特先生从来没有听说过普拉特先生，而普拉特先生也没有听说过珀特先生。

普拉特先生是一个建筑承包商和殡葬师，住在河那边的汶特-莱-克莱耶，而珀特先生门前的小溪就是那条河的支流。在鸟儿们看来，他们住得很近，但要走路过去的话却很远。普拉特先生在通往贝德福德的大道旁有一座崭新漂亮的红砖房，房子带有一条沙砾车道和一座延伸到河边的花园。这房子是他自己建造的，他把它叫作“巴利霍根”。普拉特先生曾经敛到过很多钱，但现在死去的人没过去那么多了。砖厂倒

闭后，搬到这来住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这是因为普拉特先生为工人建造的华而不实的别墅已经破坏了乡村原来的景色。

普拉特先生建的别墅还有一些留在手里，他打算到郡上的报纸上登则广告，说它们“适合退休的老年夫妇”。如果迫不得已，不得不把它们租给新婚夫妇的话，他会很苦恼的，因为这位普拉特先生很擅长安排昂贵的葬礼，他很乐意招揽老年客户。他长着一张严肃的脸，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眼镜片的反光让你无法看清他的眼睛。不过，他举止彬彬有礼，所以你很容易相信他的那双眼睛。哀悼者会说，亲爱的普拉特先生总是“那么和蔼”。很少会有人怀疑他的账单。

普拉特先生体格精瘦，普拉特太太却很壮实。他们两个人的脸色都是红中带紫：普拉特先生的偏紫罗兰色，而普拉特太太的则偏粉红色。普拉特太太是个优秀的妻子，夫妇俩都很勤劳。

当别墅空置而葬礼少之又少的时候，普拉特先生的空闲时间多了起来。但他一向不喜欢闲着，为了消磨时间，他侍弄起了花园。普拉特先生的花都有点像囚犯——统统被牢牢地固定在树桩上：稍有偏离的迹象就会立即受到惩罚，不是这儿被修掉一些，就是那儿被砍掉一些。很

快这些植物就都屈服了，纷纷像卫兵一样列队立正，不敢有怨言。他家的草坪也一样，一览无遗地顺着斜坡一直绵延到河边，没有一根杂草，只有一道道被修整过的痕迹。只要瞥见普拉特先生和他的那些刈草工具，即便是最顽皮的蒲公英种子也赶紧在半空中改变方向。据说有一株雏菊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在那里之后，刚冒出点粉红边沿的花瓣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白色。

至于普拉特太太——她一只眼睛总是盯着大路，注意来往的行人。她挂出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一个“茶”字，然后在草坪边上搭了个小摊，卖鲜花和水果。不过，生意并不是很好，直到有一天普拉特太太灵机一动，将招牌上的字改为“河畔茶亭”。那以后，的确有人在这停下来了。他们被带到屋后的茶桌旁，喝上一壶。茶和点心总是老一套，因为也没有别的，但就这些也是很贵的，虽然用的是人造黄油，而非真正的黄油，粉红色的果酱也是普拉特太太一大罐一大罐从工厂买来的冒牌货。她同时也卖卖弹珠汽水、气球和纸风车。客人络绎不绝，普拉特夫妇的生意好了起来。骑自行车的人喜欢过来坐一会儿，骑摩托车的人也乐意脱下风衣，到这来看看，歇歇脚。



